

宋學士全集

題 卷十三

和.6
952
#14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舉人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奉政大夫處州府同知兼攝縣事卽墨周日燦修補

庠生張應廣重訂

恭題 凡五十八章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

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立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
良爲晉主右傳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殿
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

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



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其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帝曰：計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

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
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
有名方竹者最為偉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
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
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
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為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
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
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

躍將趨拜墀下 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
為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
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者十
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
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
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疑結敷之為卿
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
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
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勲烈信備矣而未見以
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

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
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
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
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
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
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
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
文並載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
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
瀛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瀛拜手謹記

恭題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
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奉旨徵浙東西
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摠裁九
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闈太官進饍羞其
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
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彙思得俊秀有
文者通攷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
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
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

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濟昶之從曾祖也昔上悅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

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日遭逢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為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疑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之哉昶字

叔賜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為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

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為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為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蟣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為彤笥

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
 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恭題
 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非前六帝
 新知武昌府事臣傳藻以其為監察御史時所受
 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
 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
 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
 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
 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

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
 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
 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為人嘗求其受知之
 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
 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月上之
 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
 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
 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敷贊聖治職有宜
 然者故為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為御
 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史出恭題 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
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
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
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
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
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
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
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
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

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
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
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
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
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
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
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
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
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

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濂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
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
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
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曾未
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
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
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
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况

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關南雄
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于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
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脩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循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
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
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
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宋高宗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
文定公師亮為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

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詔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龜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湯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巳丑七月甲申召入為刑部侍郎

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薨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候來春別有指揮答之上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為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攷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

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首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洙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主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爲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請之也先是藝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大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汾選良吏十策爲獻藝祖已甚器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

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爲不可幾及書曰君上克明爲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

在宋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歛上朱徽君持此卷至驛舍追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肯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

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宜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裸里此皆玉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

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
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圖稱
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耳見古人讀書精密固
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又咕咕不
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訛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
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
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
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
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
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

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
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
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
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
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
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
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

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粹有未

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二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遣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

服闋時所遣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
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
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郵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
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
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
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
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
大學士監脩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
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脩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
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

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
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望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
八月乙丑雖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
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
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
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
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
宰臣因菑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
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
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

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
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
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
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荆國王文
公方得君群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
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
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
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
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
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勲業

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
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
虛中跋語謂裝褙無次故濂為詳著所遣之時以足
其未備更為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
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
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
以為尤可玩瀟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
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

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游乎玄關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

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聞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麗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于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大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尚居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

丞相今其銜尚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
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
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
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
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
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范資政至
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
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始遷尚書
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
筠州今其銜尚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

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尚書者亦在淳
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叅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
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躡方悻畏控辭其或轉
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
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銜
尚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
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
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臧否愆期等語按淳
熙八年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
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三
無過者爲平歲終具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
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不悅降公
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
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
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
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効汝愚稽命論罷沈清臣雖於
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不顧身定大
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焜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
不群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
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

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
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掛漏而
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
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
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
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
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
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

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
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
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
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
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
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
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
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興言宿昔爲之哽滄之言則其

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
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
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
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
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神
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

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主佩服而弗志復裝禡爲幟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盃几杖之銘嗚呼圭主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太公四題黃山谷手帖

右摩圍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遣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于僑居于荆逮翁之至與兄益脩持譜牒以叙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所

用流離鍾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翁稱之爲五弟強宗也諒正善醫翁因以藥事相屬而云送藥甚惠同情兩日喫妳差快同情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洲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耆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太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茲不待贊也同惜後更名睦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
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
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
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踰年當德祐乙
未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
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為
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
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
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
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

見寶主大奇於先主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
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
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
示濂濂頌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
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
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為
少師太乙官使今第一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
術則壬申癸酉所遣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

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
在許令莅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即前
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令
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
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
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
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于孫能
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
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
宋濂題

刻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大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
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有據
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表鮓尤爲佳絕濂恨未
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贗須溪題
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
善書者咸定爲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夏
然不作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
狂欲起舞真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
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祕閣者頗多惟顏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救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

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月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摠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

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于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歲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

問之際，鴈乃能遠離，雖贈繳而將公書至，汗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以比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姑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騎士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因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翁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太誠能傳書云。竟謂朕及于此，猶不可更思。然則前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中幾然不爲。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

侍御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太中毅然不從振劾太中以搢擢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錢唐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讎耻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憲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忤所以然者

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
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
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
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計書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
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
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
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
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為宋第一其所畫馬
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
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
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
跡其糜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
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闕方能與
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

筆法與之絕類而純素幸完豈不尤為珍玩也邪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後

發揮其出處者甚徧固不必實辭於其間有謂淵明

耻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

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

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

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

熙之號若九日間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

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

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

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

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

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魯祖晉世宰

輔耻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

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

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

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為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

宋學士集卷之三

為尤盛然其為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為多
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餞
顏逸得晉先傳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
送別而月下聞蛩玉符別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
同賦古人詩以為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
俠客遠從戎劉斌送劉散負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
有以故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
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游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
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苞
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

三而足見諸傳記蓋斑斑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
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迹立題以送其行其殆
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予遂歷
疏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為越人解嘲殊不知
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瀛請題識其後卷
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
部吳公脩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一文亦見其中然
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

錄因爲檢其遺藁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輿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夫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

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岩紅潤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歲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而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

儒劉守真輩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公中書大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為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為珍秘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為有所托矣

大夫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潛所鈔廉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陞逸手錄成編此蓋其藁本也瀛之學子同里俞

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暘烏傷人
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
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
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
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
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
脩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真諸言路使奉行
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
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
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擢節浮費獲錢

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群之士
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
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
燁然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
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
弟子翰林待制王君禧手抄從公命也恂并裝褫以
附其後云直書之言不可磨而開矣不始自公也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
余嘗惟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諛以爲智遇不若

已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尚將內交焉

十一萬題恩斷江端元雙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足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幸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因齊巖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爲一卷諸余求題故爲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高遠

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發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騶魯而其屬邑東陽為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己動法古人臨危之際又能力持

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脩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
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為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直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

筋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具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為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

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為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寄李伯時作山莊圖為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

善畫嘗爲此圖以爲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巖居士張激所題識激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氏建炎二年己酉時爲御史中丞二月己巳上疏劾黃潛

善汴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尚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潯陽荐竄回鴈者蓋損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瀟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即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即梁何黥及其弟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激舉之以爲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成熙筆法其所作陰崖密雪圖大陰霽霽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纍纍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為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韵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為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

情性為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灑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綯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綯低繫柳枝碧瀟瀟關弓斫髮射者是也蓋伯時應

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濼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既屋 皇明受命圖入 晉王邸王下教俾濼題識其左濼聞史皇作畫舍頡制字

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昔者明主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

王日加之意焉察其必與事效士不致誤言但天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
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璿字壽主時為杭之於潛令乃
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
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
左未幾璿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
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
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璿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
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歲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

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一公當時名流翰
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為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
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為急胸風之圖
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獲之耶

題蛟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
頭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一畫皆絕品也
舊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
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
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勲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野江監瑜畫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爲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博有之豈曰以掬說者謂栢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曰用以搗鬱嗚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

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什馬弊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爲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

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示於中秘屢見之因知其
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梅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
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壁可得而此卷未易得
尚永寶之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羲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
寧宗時為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
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為良畫師
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蘭中用丹砂作界道
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
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
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諱所獲
復入宣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
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琴心王文趙
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
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
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簣成湯虛二氏喬字仲山
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

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
豈揚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義之耶楊樵氏出示此
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墓東方朔畫像贊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
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鈞
榻黃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
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

發如寶庫宏開蒼壁白琥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
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
竟觀化真真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
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強賢者
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
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胥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
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
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題張如心初脩譜叙後

浦陽仙華為屏大江為帶中橫亘數十里而山盤紆

過遭若城，洵天地間秀傑之區也。產于斯者，族每繁
 行，而悠長高智遠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
 之喬林巨鱗之滄海，其間有龍溪張氏，予嘗叙其得
 姓受氏為神明之胄，流傳貴顯已詳。見他世家列傳
 中，即叙所謂北走中原，遠探周漢，究先民之所生，南
 走吳越，近搜吳寧，吊大夫之遺墟者是也。宋季自東
 陽白鹿山來，遷諱祚字叔元者，以安撫司提鎮鎮浦
 陽，喜其山水饒沃，而浦之東西又有麟溪，鄭氏合溪
 黃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廣溪，吳氏各相規以道德
 相教，以孝弟相勉，以詩書積歲既久，上下相安，軍民

之間，匪但臂指相似，抑有家人婦子之意。遂卜龍溪
 之側而家焉。叙所謂樂其山水風俗之美，與其民信
 且親而遂家焉者是也。提鎮公而下七世于茲，子孫
 之蕃，即已踰百，登仕版者十有餘人。今固祖孫父子
 兄弟妻妾生卒坟墓歷歷可數，過此而服盡代疏，或
 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竟相視如途人者，有矣。於
 是有圖譜之設，以提鎮公為浦陽始祖，吳寧以前不
 之及，而此後之子若孫皆備書焉。叙所謂世系之推
 源者，上逮弗逮族屬之登載者，下逮未蕃然今日之
 口後日之遠也。今日之寡不為後日之蕃哉，吾惟盡

造端托始之意使後人可繼而已者是也嗚呼世代綿延莫不有德焉如翼運扶明贊化宣治世國世家公辛公族者弗論矣亦有孝友足以宜家禮樂足以摩俗功力足以利民其視前不無稱異然而克昌厥後曾無少遜者何也因思提鎮公之鎮浦也四方雲擾而百里之中庭戶晏然行者無裹糧之苦居者無捍關之虞官府賴其保障以成治化提鎮公之及物可謂侈矣迨及子孫又能孝弟力田問道講藝升其堂則箕引而裘隨周其廡則壘唱而箎和臨其階則珠聯而玉綴提鎮公之後嗣何多賢哉吾聞周文公

之造周也卜年七百卜世三十韋後子孫積德數為過之則提鎮公之流傳寧有既耶積久愈昌數世之後將振振繩繩懸龜繫魚秉鈞當軸以見天地報稱之意者今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公初脩譜事夫如心公固濂景仰平時獲拜于月泉里第謂其查滓竭盡內外瑩徹足以濯人肺腑德藝淵深不能涯涘接人于神氣之微而嘆為前輩之不可及者今復于譜而見之耶其介子正卿亦舉明經為浦學諭與子曾同硯席謂予題識予欲為推原本始分別流派固如心公之所不言又欲為接情論道稽禮立法則又如心公

之所能言予且烏乎言哉予特敬公之為人喜是譜之誠而信微而彰確守弗失將流行于無窮也故為題其意緒如此昔皇明洪武己未秋九月朔且嘉議大夫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潛溪宋濂書

題葉贊王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王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夫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

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日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凡偶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

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
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
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
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同出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
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
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
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
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

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
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
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
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
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
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
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
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
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
則深討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

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來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來君子借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璫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璫之父母納

李實爲贅壻合卺甫十日實賈遼東遂溺死於海璫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備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各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

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據其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驪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恐他適為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割于干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

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亦無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叙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與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

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爲之言曰當塗有姚
四青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嘗師事之
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
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
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縹麗五
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
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爲校官當世之人恒稱之爲
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
恭宗茂文行凝峻俱爲名儒而宗恭尤爲異國余忠
愍公所器重濂益知先生言爲可信而其家文獻之

猶足徵也及觀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
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極嚴向學少怠爲之不
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敝衣在傍綴之夜分不止又
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
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訓成名
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
世而同符也濂因詳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
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衆行則誌文
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即四清夫人
之兄習即伯羽翼即仲羽山長即青山府君甥舅父

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于詩有梅窓集傳世一何
 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著其名
 餘即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
 文正公自為國子祭酒之後即歸隱宜黃山中延祐
 戊午春始詔以今官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上渡
 江憇金陵備書纂言此蓋作銘之歲而年正七十矣
 其文已刻于支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惟貨財作貲
 產云語齊而歸書必并始本其辭之齊亦不且又
 論前言夫人風聲史卷二千餘題同學少念為之不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